

卷一 仁集

人有秉彝 五常皆备。君子体仁 物我一致 欲立立人 欲达达人 扩而充之 乃见性真。为善最乐 何分畛域 愿各勉旃 编兹仁集。

第一章 周济穷民

天下有足下英雄之泪、短壮士之气者，穷是也。斯境也，蹇滞齷齪，动辄艰难，形如死而尚留残喘，身无病而常似皱眉，虽欲效作送穷之文，而卒莫能驱之去，则非得仁者有以济之，其抑郁难言之状、怨恨愁苦之情，亦何堪设想乎？是故文王发政，必先于穷民无告；而张子兴思，亦难忘乎疲癯残疾。盖诚以万民之困苦，皆吾一体之颠连，自仁者视之，固有不殊于己之痛痒也，独是仁曷为而见称哉？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可知人实附丽于仁，人而不仁，则生理尽矣，曷得为人？“仁”之字义从二人，推己以及人，其义固彰明较著矣。今夫人情不甚相远也。人当穷厄之时，无不欲望人之救我，居富贵而不之救，或一己难独救，而不能委曲宛转，劝众助力以成其救，是昧乎推己及人之旨与爱人之理矣。既失乎仁，不徒有其形骸而贸然以待尽乎？知此者可以论仁。今夫穷者之待济于人，情则甚

急，而仁者之广济乎穷民，惠实难周，何也？穷民之数浮于仁者万万也。以观中国，其穷之流为乞丐者，或则引类呼群，或则扶老携幼，或则匍匐街边、频呼施舍，或则号泣路上、屡唤救饥，甚则手持蛇蝎、故作惊人，脂粉面涂、将男扮女，种种丑态，不堪言状。夫以都城省会竟有此辈，奚以示四远之观瞻，岂不貽外邻之讪笑乎？兹查中朝，虽于各省设有养济院，以收鳏寡孤独及无亲属依倚之人，然养之而不教之作工，以帮补其不足，则国赋亦属虚糜。抑且委员吏胥得以从中染指，而假冒之徒又因以分仲子之李，则养济院之名，其所缺不既多乎？况夫民之穷，更有非此可济者，即如中国秀士之穷者亦属不少。盖游戏文章既贱以售钱，故往往流为风水、星相、命卜，以猎食市廛，终日役役营营，安能精心读书储为他日国家之大用？然则士之困穷既多如此，推诸凡民不有得其大概者乎？而说者竟以中国多穷民，诿之以地穷，谓中国不及西国地土之富，不知此乃愚人之见。中国土地实能富于西国，盖中华地土膏腴，万物易于生长，而且五金之属，中国产育宏多，若西国则土地寒冷，生物艰难，而究之西国竟能致富，然则中西国政之善不善，必有能辨之者矣。为上者果何以补偏救弊，使财帛得以流通，不至令穷民无告乎？夫国多穷民，不特为官府之忧，而亦为富人之害，苟莫之周济焉，吾恐黠者诱之，揭竿为乱，岂不为国家之大患耶？

夫中国致穷之故，盖有数端：一由于好奢，大凡好奢之人，止知一己之快乐，罔念他人之困穷，所以断不肯将馀财以济人，迨至奢侈已甚，彼日后亦至一贫如洗；一由于好假，常费财以作虚假之事，如世上之酬神建醮演戏及打斋礼斗，与夫一切虚假之事，皆费钱财，此亦致穷之道也。至于游手好闲之辈，中国不胜其数，焉得而不穷哉？而且为商者，货物多售以伪，逞奸诈而忘信义，所以货物难以流通。然则中国人之致穷，岂非缘无仁义礼智信耶？然而莫谓中国全无善人也，民间恤穷善事，如施舍钱米、给与饮食，夏则具

茶水 冬则制棉袄 与夫病则药饵 殁则棺衾 周年统计 亦复不少。然此只可暂救目前，究无补于久远。盖善人虽多，无法终难得其完备 适令无耻之徒恃为护符 不思作艺 岂知今日得逢施主 非不足果其腹，明日无之，能免馁而否乎？是故有意济穷者，宜先察其致穷之故，后乃妥筹救穷之方，分别办理，庶为有济。不然，舍本务末 亦殊小惠莫遍也。大抵民之所以致穷者 非属天灾 即由自作。我思天灾流行 何国蔑有 被饥馑荐臻 干戈四起者 固无论矣 至若水火盗贼之劫、疾病死丧之缠，或为农商而折本，或有技艺而无工 凡此虽与鰥寡孤独、残疾痠癯者异 然皆天数使然 有非人力所得而挽者，此由天灾以致穷者也。至于自作者更不胜数，或好闲偷懒、罔归正道 或嫖赌饮吹、误入邪途 四大之症尽沾 终身之孽莫追，即在富豪子弟犹不免荡产而倾家，矧属平民，势必至沿门而觅食，此皆自贻伊戚，原非天心使之如是也。独是天灾之穷，宜怜宜悯 自作之穷 可厌可憎 则救穷筹万全之策 以期久长者 苟非官民合办 断不为功。盖度支匪易 无权则禁令难伸 用度维艰 徒威则人情不服，惟上行下效，庶几两不相碍，而筹款自觉无难。故泰西每城 或设恤穷之局 或联恤穷之会 中选公正廉明绅士为总 又举每约殷实街邻为副，与及牌甲地保均宜责成，凡事悉秉公心，务归妥适。若属穷民 俱可到局求恤 但须查明本处远方、籍贯居止，细究有无。如有产业者 责之管业之人 有亲戚者 责之有服之亲；有技艺 则写书荐引 或赠以盘费 俾得出外营生。如或运蹇时乖、叠遭变故者，尤当加意矜恤，暂救燃眉，以期苏复原气。惟鰥寡孤独痠疾 无人倚赖则发归各院 给以衣食 无少欠缺 又因材器使，教之作工，以帮补院所用，庶不至国用空耗。此天穷之民，固已如此 至于自穷之民 其少壮者不惟不与 且以正言责之 使之痛改前非 如或怙恶不悛、闲游无耻 甘作乞民 有司则严饬差役练勇捉拿 罚以监禁 强以作工 稍知羞愧者 定不肯复为乞丐。以故道途无冻馁之民 而国家、闾阎诚为两得其便。若在乡落 宜札饬绅耆，

行《周官》收族之法 朕兄弟曰睦曰恤 岁时有合食之恩 吉凶有通财之义，不待王政之施，而鰥寡孤独废疾者自得其所养，岂不较为便捷乎？况有等节烈是尚，虽穷不肯乞怜，宁饿死不告人者，此风以美国为尚。盖其例，凡受恤穷之赠者，为无体面之人，士林不以为伍，冠裳耻与为侪，于是信士或出己善意，或圣会所遣，家家遍访 暗中资助 务使与受两无形迹 又或乘讲圣道之时兼行其事 尤为周密。泰西恤穷善法，大约类此。德国初则民间独自主持，今则君民并行不悖，盖知穷民不独为百姓之累，抑亦为国运所关，故特设恤穷新例 凡遇缺乏之人 无论饮食、衣服、屋宇 及御寒之物、医病之资、葬埋之家、具室之养、迁徙之粮 皆为有司所给 不使一夫一妇不被其泽，而后即安，如是法又孰有过于此乎？然其所以致此者 皆由耶稣圣教而来 效法教会 始创于犹太国之初 不私己财，有无相通，缓急相济，故能革其往日浇风而归纯厚，化其前时悍俗而尚敦庞。从此型仁讲让，说礼敦诗，可知耶稣教有益于人，原自不浅。

伏望中国人士 早日信从 自能妥设善法 以恤穷民 而户无愁叹之声 众跻仁寿之域 风俗丕变 国家义安 莫不含和吐气 鼓舞欢呼曰：盛哉乎斯世！岂不懿欤。

第二章 善治疾病

尝思疾病为六极之一，固志士所当惕然恐惧，亦仁人所当凄然悯恻者也。则欲治其疾病之苦，当先探其疾病之原，而先事预防，使有以杜其病于未形之先，复有以除其病于既形之后，方为万全也。倘非谨小慎微，安能免意外之灾而疗无穷之害？此防闲之密，与医院之设 其本末先后 盖有数端焉：

一曰洁身衣。礼言儒士，浴身与浴德同称；《诗》咏后妃 薄衣与薄私并重。此非徒欲壮观瞻，实欲以杜疾病耳。夫优游泮涣，尚

防秽气之熏蒸 萎曳从容 犹恐汗污之蕴结。况属小民 肩挑贸易，操作任劳，以致身积垢秽、衣染尘泥者乎？若不勤加洗濯，将日积月累 疾病多由此而生。试即其最易见者言之 如疮癣、疥癩等症，每多出于贫贱乞人，而富贵者罕有，是其验矣。若能尽如西人，每一礼拜必濯身浣衣，而一切服用之物务期清洁，庶皮肤之病略可稍息。此身衣之宜洁也。

一曰精饮食。夫食以养阳，饮以养阴，饮食固足以养人，然有时亦能病人 是在人之能精与约否耳。故《乡党》一篇 详载孔子饮食之节 曰：“食饧而渴 鱼馁而肉败不食 色恶不食 臭恶不食 失饪不食 不时不食 沽酒市脯不食 不多食。”良有以也。愚尝见市中多卖死畜之肉及诸般败坏之物，且河水、井水，每与沟渠之水洗濯之水互相混合，甚至有彼弃而此取者，见闻已属不雅，汲饮能无致病乎？则为今之计，宜效西法，严禁市肆屠人，不得卖死肉坏物以害黎民 又设水喉 透引山上清泉以供百姓日用 斯式饮庶几 式食庶几，方为有益而无害。此饮食之宜精也。

一曰广屋宇。夫上古洪荒之世，草昧未开，木处而颠，土处而病 自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乃得上栋下宇 以避燥湿寒暑 似此大厦高楼，无虞炎郁，胡今竟有卑污浅陋，厨房与卧室相连，牖户不通 风气无从疏散 此非借以却病 适足以染病耳。所以建造之方，西人必有一定之制 凡牖户厨房 烟通等件俱备 又每人所居 要足英一方丈 虽在城邑港口 人烟稠密 寸金寸土 莫不皆然。纵或贫无自建之资 又无租赁之费 似难一律遵行 然屋宇之广 亦可于此而得其概矣。况有好事者，相联义会，广筑楼房于附近乡落，俾贫者得以居处 后乃酌收其本利乎。如是 则身体舒畅 心神活泼 疾病无自而生也。此屋宇之宜广也。

一曰选工艺。盖人生世上，无论士农工商，必要各执一艺，以为养生之计，从未有所作为，而可以得衣食丰足者也。第技艺虽多，其中岂无不善，以致人之疾病者？故择术亦不可不慎。如泰西

钢器一埠，工匠年寿每多短促，操是业者究莫明其故，于是医士起而剖验，见其人肺经腐烂，始悟钢尘飞人以至如此，后乃各制一摄铁面具，其患方息。工艺之不善，此其最著者。然天下类如此者之尤属指不胜屈，是在业执以谋食者，能三思焉否耳？此工艺之宜选也。

一曰禁嗜欲。夫疾病之原，多生于嗜欲。嗜欲者，大则戕贼其性命，小则折磨其身軀。试观酒色、鸦片与夫好勇斗狠之类，皆属亏体辱亲之事。夫刀伤跌打多由斗狠而来，酒风癲病乃缘过饮之患，他如白浊、疳疔皆因花柳，百病丛生无非色欲，鸦片不独害于本身，并传之于后代。今中国械斗之风盛行乡落，海淫之药遍贴街衢，酒醴为日用之需，鸦片作正项之税，病国病民莫此为甚。虽子民不知自爱，互相引谚，误入迷途，而为有司者正宜为之设法禁止，庶几上可以报君恩，下可以为民父母，将见俗美风纯，官民一德，财用由是足，府库由是裕，而无意外之患矣。此嗜欲之宜禁也。

一曰防传染。盖人生疾病无常，半由传染而入，其最甚者则莫如瘟疫、天花，每逢此症，气息一沾，顷刻遍布，真有如水之就下，沛然莫御之势焉。按泰西昔无此症，乃由亚细亚洲传去，遂为民之大害。幸有良医稽查，想出善法，以防于未形之先，如地方必要洁净，小儿须种牛痘之类，以普救万民。若夫既发之后，凡属外来者不准入口，本处者徙之遐方，冀其调治，渐就痊愈。即父母、兄弟、妻子，医生亦小心翼翼，恐其传染而不轻近前。至于牲畜受瘟，则杀而埋之，给回官价。又逢炎酷暑天，犬患疯癲，尤防噬人，故设例家家笼络其口，否则更练见之，亦即行击毙，有司亦不深究，实嫌流毒于人，不使贻地方之害，是亦爱民之道也。此传染之宜防也。

一曰除狼毒。夫狼兽毒虫之害，不独害人，兼且害物，尤宜急除。《周官》有冥氏、穴氏、赤发氏 皆主除兽虫之职 由来远矣。无

如后人惑于佛氏戒杀放生之说，以慈悲为宗旨，以残忍为作孽，遂致禽兽龙蛇，布于原藪。推其崇信之专，愈知受害之烈。旷观各国猛兽之多、毒蛇之盛，民人逢之，动辄遭其螫噬。盖莫如天竺，乃自归英国版图之后，官斯土者，时出赏格，令人捕擒，其患始息。即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度支出一清单云：本年毙于恶兽者，一千二百四十六人；毙于毒蛇者，九千五百一十五人。到官取赏，捉获恶兽，生死共五千五百四十三头，毒蛇二万一千一百零四尾。自是兽虫之害人者消。此毒物之宜除也。

一曰设医院。夫有病必须医，不治则日甚。中国医士甚众，俱是私设，任人延请。贫者无力，则有善士捐资设医院以治之，然亦寥寥无几。即以羊城之大，仅得一二所，或赠医送药而已，并无房舍可以栖止。而为就医之地者，间或有之，然地方浅窄，亦不能容住多人。故道路之中，常多病民。又有东主见伙伴病势危笃，无亲属可归，则舁之出外，遂不医治。不独吝惜钱财，且嫌拖累，忍心穷理，莫此为甚。而竟相率效尤，漠不知怪者，岂其性与人殊哉？独无医院故也。泰西则每城必设医院，多则十餘间，至少者亦数所。院中约延名医十餘位，内可容病者数百人，凡一切药料、医具、食用器皿与及服役人等俱备，分上、中、下三等，贫富皆有。盖医院地方广阔，屋宇幽静轩爽，易于调治。若属贫穷之辈，日中薪水及病殁窆殓棺木，亦归医院妥办，故通衢大道罕见有病人矣。此医院之宜设也。

且夫疾病之原，医治之方，更有大于是者。盖世上各种疾病，其原皆由于有罪，有罪则有疾病死亡，乃一定之理。故欲治疾，必先去罪，方是正本清源之法。然罪不能自去，如病不能自疗，此救主耶稣所以降世救人脱罪，而除疾病之源也。则欲求去罪者，非耶稣圣教不为功。人诚能笃信圣道，以求其赦罪，以复本原之性，无论生今之世能免诸疾，即将来世末之日亦得无坏之身，登明宫，享永福，岂不快哉？岂不美哉？

第三章 瞻养老人

昔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左学，养庶老于右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可知养老之典，固历代相沿，如出一辙。则先王以是教民者，非即寓劝忠教孝之意乎？独是年老之人，无代无之，即无地无之。其称名或有不同，统而言之，曰国老、曰庶老，只分两途。若皇氏注则别为四种，养三老五更之老一、养子孙殉难之老二、养服政致仕之老三、养引户较年之老四，尊贵分明，上下有别，典甚盛也。惟老人浩繁，若统归国家所办，未免多所遗漏而难周遍，故《论语》云“博施济众，尧舜犹病”即此意也。试以国朝而论，已无三老五更之养，盖缘此举未能与时合宜，故只见汉魏一行，以后未之闻也。至于服政致仕之员，禄亦从此而止，虽间有带俸荣归，然亦百无一二。即子死政之老，岁中亦定有常精，今则或有或无，莫存实惠。若引户较年之老，即今所谓“养老院”是也。然亦弊端百出，故当其未入院以前，始则吏胥讹诈，先向老人索贐，造册送院，迨至按册点名，又多方需索，方得给牌，以凭领取银米，迨既入院之后，而所发口粮，又每不能如数支給，遂至囊粮不继，思果腹以无从。且院宇荒颓，难蔽风雨，操作劳苦，并日躬亲，则其所以赐恤老人者，亦徒免死而已，岂朝廷养老之本意哉？虽然，其所以致此者，盖有故焉。盖国家所出帑项为款既多，不能泛应而曲当，且自兵燹以后，军饷往往不支，即百官廉俸犹以成数扣折，况此老人口粮，能勿视为不急之务，而不能按期给发，如数支予乎？且夫现任官僚所入既少，则上官不得不取供臆于各属，各属不得不增漏规于吏胥，吏胥不得不吸脂膏于闾阎，又岂第刻扣养老人口而已？此弊之所由日滋也。

至我泰西养老之法则有异，国老归国，庶老归民，法甚周全，不

至国家独力难顾。故凡国家所用人员，无论大小百官，即房吏、状师、教士、兵丁、差役、水手人等，俱有定俸，以免刻剥，致为民害。又例有效力年期，期满之后，或因年老及疾病而去职者，照原俸赐给，以养其终身为止。若遇重病难以疗治，不得已而告辞者，亦有俸给，但酌而处之，或一半，或数份之一不等。俾资养其终身，固与未期而自去其职者有间。至死于王事者之父母妻子，皆有赐恤，虽爵秩间有不齐，亦必按其官之大小，或计人口以给发。此固人皆知之，有司不能吞骗，惟有不德及犯法之事，始革其职或减其禄，使之有所恐惧，不敢肆志妄为。国家恩恤之厚如此，有不尽心而报国者，几希，谓非三代所以养国老之意乎？若夫寡妇孤孀，国家例则不养，而与中国另设恤嫠公局者不同，是以好事君子倡联养寡妇之会，如买保险然者，无论贫富俱可买之，惟按其所买之价，以给其所养之资，至寡妇没日或其再醮为止。然所买者多是为国效力之人，以其在生之日，国家有所赐恤，妻子不至冻馁，但忧死后，恐妻无靠，故预为养寡妇之计，洵可谓法良意美矣。至于未入此会之寡妇，若其夫死，可以自主，即夫遗下财产亦与子女均分，亲属不能谋占，庶他日养老有资，不至为他人之累。如或贫穷寡妇，当少艾之时，原可借学问、工艺以自全，倘因衣食不敷，思欲改嫁，亦无不可，如是则寡妇各得其所，又奚待人之养者耶？若夫士农工商，未经与国家效力之庶老，或无亲属可归者，则无论男女悉拨归本籍地方官民自行办理，故每城皆有老人院以收养之，衣食丰足，服役有人，不令有劳苦愁叹之状，第各视其人之强壮，及平日之所长，教作些小工艺，不独能帮补外费，亦可使血脉流通，免生疾病。倘遇不测之灾，则有医士为之调治。又每逢礼拜之日，则有教士到院宣讲福音圣道，教其崇拜上帝养育之德，倚赖救主代赎之功，预备死期之日，享悠久无疆之福，尤为要着，盖孤独老人别无可望，恃此而已。年中款项出自民间捐纳，或有不足，则国家拨公项以助之，故有司及值事绅董又时常到院稽查，以杜弊端，恐如中国之有名无实，其用

意不可谓不深矣。

兹查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英国苏格兰省建一老人院，可容老人六百位，且有总事医生及服役人等住房，及礼拜堂、药料房、养病房、人客房、工作房、食餐房、厨房、厕所、花园俱备，一切经费计需银三十四万磅之多。观民间捐助之厚如此，有不丰养其老者鲜矣，如是亦与三代养庶老无异矣。由是观之，国老归国，庶老归民，二者分办则力有馀，若统归国家所办，则力不足，其势然也。吾因是有感乎《圣经》之所云矣 其言曰：“若信主夫妇有亲而嫠者 当周给之 毋累教会 俾会得济无倚之嫠人。”中国诚能如我教会之中 取法耶稣之道，则凡所以赡养老人之方孰有出其右者，又何难媲美唐虞三代之隆盛哉？

第四章 抚教孤子

尝思幼无父母，固王者所矜，民吾同胞，亦仁人之志。故司门重养孤之典，《月令》详恤孤之文 可知慈幼盛事 断非抚教不为功。盖养育非不见目前之安，而训诲乃可作终身之计，使饱食暖衣，逸居无教，其不近于禽兽者几希。况孤子生际不辰，既蒙收养，则抚之固不容缓，而教之尤不可废。正不得谓苟得其长成，遂以为德莫大也。是以古者家有塾、党有庠、乡有序、国有学，自八岁入小学，至十五而入大学者，非第补家庭训诲之不逮，抑亦见国家抚教之兼全也。惜后世罔知训诲为急务，只以鞠育为要图，稍得衣食无亏便沾沾自喜 无怪乡落孩童鲜知礼义 细查其故 皆由教化所未及、声气所未孚耳。然有父母之儿尚且如此，况孤子乎？夫孤子之待拯于人者 其抚养不能自主 教训必赖乎人 终身之安危系焉，一世之贵贱分焉。倘其时而不思抚字，将嗷嗷待食，奚能免填沟壑之忧？或徒养而不加教诲，纵残喘得留，亦终身懵然罔觉。即使先人稍有遗业 而少不经事 终无由自明其艰难 是在为其亲属者 有以提携

保护之矣。不谓有等包藏祸心，乘机谋占产业，不特不思抚教，并且诱卖远方，以灭其迹。噫！人之无良至于如此，真禽兽之不若矣。苟非国家有以严禁而痛惩之，其弊曷止耶？

夫抚养孤子之例，古人已有明征矣。试观梁普通之世孤独开园 宋淳熙之年慈幼置局 巨典固有可稽 迨国朝应运而兴 亦取前代之成法而折衷，以归于至善，故特建养济之院，以收养孤独鳏寡之人，用恩不可谓不周，然徒有养而无教，似于孤子不能无憾。虽曰善恶皆由气禀 而习染实在人为 则约束不可不严 而抚、教二端自当并行而不失。无如世风日降，匪第教幼之方既属缺如，即收养之条亦只有名无实，究于孤子有何裨哉？

若我泰西则有异焉，事必循名而核实，理无以假而乱真。故凡有益于孤子者，无不尽心力而为之，不独一衣一食周给无亏，而且以引以掖 叮咛备至 以期务成有用之材 以免日后流于不齿 为地方之害，而后此心乃安。是以每城设有孤子院，凡父母双歿之后遗有孤子，则有司即到其家，稽查产业之多寡有无及亲戚之否有富贵，以便酌量善法。如孤子有产业者，即为代立一殷实之人 为谊父 以督理家貲 另立一老成之輩为养父 以抚教 至每年费用定以若干，养父须向谊父支給，彼此互相查考，不能兜吞。如或有富贵亲戚可以抚养者，自当责其提携。至若产业既无，而亲戚又皆贫贱 则或为富贵善士收作义子 亦无不可。如此之外 无所倚靠者，宜令绅耆地保申报孤子院，以便收留抚养，为之教导。男女各分其院，不能混乱，大约数十人为率。女院俱延教士之有妻者为师以抚教 如父母然。或孤子不甚多 且又年少 则男女可权同一院 以免虚糜。至于日中读书、写字、听讲、操作、饮食、休息、寝卧 俱有一定规制、一定时刻，与乡塾无异。男女两塾大略相同，但男子多习工艺一道，女子亦加缝纫、烹饪之工。至十四五岁时出院，所作生活之计 各视其性质之相近、材力之深浅 方荐以毕生事业 宜读书者与之读书。然此非有相助者不能，惟百工技艺，及商贾伙计诸凡

执事，皆因其相宜，使易于成就，即属孤女亦莫不皆然。故总管及值事、院师等亦时时出探孤子事情，不使亲属、或谊父、养父及东主等擅行虐待，任意苛求，如亲生子女一律相看。亦时时规谏孤子，须安分守己，勿作非为，以至陷身于不义。斯其所以待孤子者，为蔑以加矣。若夫年中费用，俱由本城公项所支，可见既养加教，化育并行，诚恤孤之善政也。然此特国家之事，恐穷乡僻壤，终有所遗漏而难周，于是圣会教士亦群起而倡设孤子之院。迄今远溯前徽，觉其声名最著，各国莫不共闻者，则有二人焉：一为德国训其先生，于二百年前倡之，当始举事之日，只捐得银五圆，群嗤其谬，以为此事难成，而不知先生竟能成之；一为英国慕厘尔先生，尤为超前轶后，其人今尚在焉，现年大约八十有奇，揆厥芳踪，曾建五大孤子院，养孤子二千余人，每年经费约数万金，此虽俱由捐输所得，然要赖倡始之力。斯二君者，可谓后先辉映矣。至于院中所教，又不仅经书技艺，尤贵立身敦品之事，为异日谋生之本，并时常教以敬事上帝，去欲存诚，恪守福音之道，以为将来享永福之基，庶不负救主耶稣代人赎罪之苦心焉。然自建院以来不过三四十一年，统共发出院者不下数千人，其中有以教师著名者，有以货殖致富者，有以工艺称能者，种种不一，孤子之院，自古至今，曾未有如此之大者也。又或有父母无方不能训诲，或子女不肖不受约束者，虽与孤子不同，然其亟于教导则一，故或另为一院以抚养而教育焉，凡所用经费出自本人，又必由父母送院，酌限年月，到期之日亦由父母领回，方为周密。又须设立一会首，以纠察是事，如遇此等之人不送院教者，则禀官究治，立将其子女入院教训，仍令责成供给经费，倘或贫乏之家则会内代出。可知泰西重教，非徒养之而遂毕其事也。盖孤子之得失，即国家盛衰所由系，多教一孤子即多得一善人，先贤云“师道立则善人多”，此之谓也。吾等信道之士，凡属有性者，皆为上帝之子、天国之子，尤须抚教，使各得其所，庶无遗憾也。近观劝善诸书，内有一录，所载江苏苏松兵备道应敏斋观察自捐廉俸，

倡设抚教局，以收城厢内外之乞儿而抚养教导之，使异日谋生有术，不至无所依归，亦可见贤有司德政之一端也。倘各省府州县能推广此意，或变通国家之养济院，或官民自行设局，以抚教孤子，则不独孤子幸甚，即远人亦幸甚也。吾将拭目以俟之。

第五章 优待癲狂

上古圣王在位，痲癲残疾皆有医治之典，养育之恩，故《周官》特设医疾，掌万民之疾病。诚以人生疾病之苦，无一不赖仁人之怜悯，妙施拯救之方。而症之尤当救援者，则莫如癲狂为最也。盖彼知识全无，思想每多幻妄，猜疑惶惑，亲属因亦不分，或无端而害牲及物，或无故而杀人自戕。本真丧失，殊无一息之安，心志昏迷，难免终身之恙，安有仁人见之而不亟思拯救者乎？独是所患之症属最重，则所治之法亦宜最优。惜今世风日下，人心或明于此而昧于彼，故其待癲狂，不为不能加优，而且多忽略。即父母亲戚之辈，亦不审其致病之源，徒以服药无效，动谓冤鬼凭依，邪神作祟，遂听巫覡之鼓惑，浪费钱财，卒至祝祷无灵而病亦日甚，由是桎梏备至，类羈罪囚，禁锢森严，俨笼禽兽，如此处置，适增其痛苦，而奄奄致毙者有之，良足悲矣。至若无亲可归之人而染是病，每有在当途谩骂，举动猖狂，其弊端有不可胜言者。虽施医之院，本以博济为念，凡有疾病皆蒙医治，而于癲狂则以为莫可救药。故规条所载，凡有癲狂之人，医院例多不收，要亦袖手旁观，任其颠连而已，岂不惜哉？甚至有等无赖之徒，或以言语激其怒，或以戏弄诱其狂，徒逞一己之笑谑，不计病者之呼号，故尝见其陨身不顾者有之。噫！何相待之刻薄耶？然此不但中国为然，凡各处地方亦间有此等顽梗无知之辈，可胜慨哉。

我泰西医道振兴，凡有疾病，靡不精心考究，至癲狂一症，尤为加意讲求，故能深悉其致病之因，遂洞明其受病之处。夫癲狂之症

有由灵性既失而累及脑体者，有由脑体先亏而致乱灵性者。其属灵性既失而累及脑体，则或因名利两失、忧闷贫穷，或因亲属丧亡、悲哀无节，或因求谋不遂、妄想愈专，或因父母诞育、天然生成，此灵性先疾而累及脑体也。其属脑体先病而致乱灵性，则或酒色过度、脑体日削，或因病后失调、脑体日弱，或因先天不足、脑体有亏，或因外物振撞、脑体受伤，此脑体先病而致乱灵性也。盖脑体为灵性所宅，两相维系，倘脑体损坏，易成癫狂。乃或者谓癫狂之疾独在脑体，而总不由灵性，则何以生前考察病源？疑脑体有损，迨死后割验，依然如故，此可见多在灵性，而不专在脑体也明矣。然欲治之，断非独用药石可得而愈也，惟必随其所致之因以医之。如病因在脑体者，虽借药饵之功，尤赖修养之力，如是则脑体固而灵性复。若病因在灵性者，宜多方劝导，使知人世情欲足蔽灵明，勿固执迷途以成锢疾，将见回头是岸，乐天知命。遵道而行，可占勿药之喜。试观有道之士，罕患癫狂，非其明验耶？惜数十年前，人多未悟此旨，遇患癫狂者皆一律送入医院，专以药石医治，与他病无异，且严拘其手足，不使少动，故虽医药多投亦未见效，可知专恃药石不能愈之也。

今则每城官商士庶，捐设癫狂之院，治法周备，迥非昔比。安身体，则房裹厚棉，俾得爱居爱处，以免撞磕自戕之忧，和血气，则宽松手足，以便或优或游，庶遂行坐自如之愿，悦耳目，则多种花草树木，盛畜音乐禽鱼，怡性情，则陈设图画诗书，摆列琴棋玩器，所服役，则有灵敏童仆顺其意向，时常照料，以防舞蹈之愆，解劝慰，则有仁德教士不时到院，宣讲福音，以开其忧闷之心，破其情欲之蔽；施治疗则有著名医士察脉审因，调和饮食，进以良剂。惟疯癫之甚无法可施者，则不得已拘其手而闭置室内，令其静养，以便缓缓调治，无非冀其病势日轻，渐就痊愈，归家有日。设竟不可愈者，更宜怜悯，使其安居院中，以毕余年，方不患其杀害他人，亦不虑其自伤性命。每年款项出自就医本人，富者多取，贫者少取，或竟不

取，总之称家有无而已。患癫狂者，男女之数亦略相均，查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英国患者，男三万一千零十四人，女三万三千五百一十四人，男女合共六万四千五百二十八人，可愈者大抵亦过半，由此以观，若无癫狂院，岂非一大憾事哉？若夫癫狂未甚者，更有可虑者焉。天下林林总总之人，多有此患。盖人之灵性，内受情欲所牵，外为货利所诱，无一而非癫狂之因，苟其不自悟，恐日积月累，由浅入深，不成癫狂者鲜矣。于是又遣人宣传耶稣圣道，使借圣神感化之功，可克己而复礼，慕天堂之福，则视世间庸福有如浮云，癫狂之症亦何自而生哉？斯其所以待癫狂者，不已尽善尽美乎？吾愿华人屏情欲之念，又能体耶稣爱人之心，固能治癫狂于未然，且能推己及人，设癫狂之院以救其已病者，岂不懿哉？

第六章 无忘宾旅

且人有膂力方刚，既无困苦之情，又鲜疾病之厄，而王政所必及者，则宾旅是也。其在《礼记·射义》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盖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先王之制，天子有巡狩之典，诸侯有朝会之文，大夫则奉命而聘问修好，士人则游学而取友亲师，以及商贾营生、百工习艺，上下尊卑贵贱，事虽不同，而作客于外，其犯霜露、越河山，资斧须筹，供给欲备，则一也。是以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庐有饮食，宿有路室，市有候馆，县有施舍，国有寄寓，故宾至有如归之乐，以《周礼》遗人之职，诚盛举也。

今国家于都省设宾馆以待藩国贡使，凡贡使将至，则预期修葺，屡费国帑，亦属空文徒具，京都他省不得而知。以羊城暹罗贡馆而论，日久荒凉，颓朽不堪，今已赁为善堂义塾矣。如此何堪以待宾客？诚令子产见之，有不如晋垣之毁乎？盖在富贵之人出游异地，恒有东道之主人，姑勿具论，至于士庶工商必须自寻托足，乃

得安身。虽省会墟场亦有客寓歇店，然妥适者少，湫隘者多，即欲逗遛，实有不能久居之叹。至于乡曲之区，客舍全无，行旅之出于其间者，常见匆匆行色，税驾无从，郁郁穷途，停驂靡所。盼夕阳之将坠，怅怅何之，遭风雨之倏来，皇皇无措。欲为王尼之露处，转增阮籍之雾哭，夫固比比皆然矣。然则他邦作客，攘往熙来，络绎不绝，苟不妥设旅寓，则栖身鲜安稳之区。即不得已而兼程趲进，策马长驱，转恐多歧有失路之忧，抑或险地遇匪人之劫。故古语云“远适异国，昔人所悲”，良有以也。夫上古风醇俗美，犹幸止宿之有人，迄今世道浇漓，人情多伪，即欲借宿田家，亦无敢招纳之者。盖非主人忌客，则客忌主人，两相猜忌，恐不免有谋财害命之忧。是则旅客者长途跋涉，能不增关山难越之慨哉？

泰西近今因火车、轮船之便，周游地球只须三月。故常有国君大夫，与及工商士庶，游历他邦，或两国敦好，庆叙亲谊，或游览山川，玩赏胜地，或探察政教，访求风俗，或挟艺求售，糊口四方，种种不一其人，而皆至客寓安居。故屋宇必构其高旷，铺陈必极其华赡，与夫服御之精奇，饮食之甘美，固能畅志悦心，即其中凡店铺所需之物，咄嗟可以立办。电报信局亦分列寓内，至于轮船、轮车，各种车马，以及通事服役人等，无不齐备，皆可一呼立应。其大者，屋高数层，大小房共有六七百间之多，而规制井井有条，虽寓居千百人，秩然不紊。若邻国之君，办公钦差大臣，国家供费有定例，大小有差等，盖有重事暂往则供应，否则不然也。若有和约之国，钦差用度俱由己出，故国家无庸另设宾馆。且此等客寓，不独都城镇有之，即穷乡僻壤，所开酒楼亦可寓客，是行旅之徒，越国过都，如游贰室矣。查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法都巴黎斯共有客寓五千所，客房十三万间之多。故英、美、法、德等国，每年游历者不知凡几，皆因客寓之美而便也。孟子云“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岂虚语哉？惟是人心不一，良莠难分，其逆旅主人，生意兴旺者，固本公义以取财，有等生意淡薄之家，每走偏私以为利，或勾引妓女，权作花柳之

场 或贩卖洋烟 ,长设迷魂之局 而且觴飞拇战 玉壶频叫买春 隔
雉呼卢 ,金钱轮输竟夜 ,在久客他乡者 ,不有耗财之忧 ,留落之患
乎 ? 然而弊端犹不止此 ,更有借此盗窃金银财物 ,以至长途叫苦 ,
失所堪怜 贫病交侵 窘迫觅死 因而伤生者有之 此中外客寓之通
病也。于是教会之人目击心伤 ,思所以护卫旅人 ,免受匪徒之诱
惑 故合股另设教会客寓 以便宾旅之往来。但分列上、中、下三
房舍 ,使各从其类 ,各适其情 ,至若司事及服役之辈 ,必延殷实之
人 ,地方务求雅洁华丽 ,饮食无不精美相宜。若或佣工作艺 ,与夫
诸色人等 ,皆可向司事写下姓名及所操何业 ,托为代谋 ,如荐人馆
然。又多陈善书 启发善心 积累新闻纸 广其见识 且朝夕聚集讲
读《圣经》 祈求上帝 俾有所观感 勿陷于为非 此等客寓 益人岂
浅鲜哉 ? 故宾客争趋附焉。如是为主人者有为善获利之效 ,而宾
旅无天涯海角之嗟 ,诚为两益。吾愿中国善士亦仿此意 ,随地倡设
客寓 ,庶几远游宾旅不叹行路之难 ,转属乐郊之意 ,岂非仁能及物
之端哉 ?

第七章 省刑罚

上古之世 ,民俗善美 ,务治者以德礼为先 ,固无恃乎刑罚也。
自刑罚烦而民将不聊生矣。夫国法所在 ,咎有应得 ,按律科罚 ,谁
谓非宜 ? 然死者不可复生 ,刑者不可复赎 ,虽欲改过自新 ,其道无
由。则知刑罚一道 ,凡酷及滥皆所当戒也。稽中国刑罚 ,历代有
更 至隋开皇年间 始定笞、杖、徒、流、死为五刑 较上古墨、劓、刖、
宫、大辟稍为轻减。但刺配、凌迟、戮尸、碎骨、缘坐诸律 颇近惨
刻 固有可议者。盖刺字尚属古人肉刑之意 以警刁顽 使有所惧 ,
然一经刺字在面 终身不能湔祓 人咸以军佬目之 远望而生畏 本
犯又见恶名已著 虽欲勉为善人而不可得 遂肆无忌惮 怙恶不悛。
是刺字之律 甚非与人以自新之路也 彼既远配矣 又何刺字为哉 ?